

明明说好明年“七一”合作，请她率五代“江姐”一起表演《唱支山歌给党听》。她失约了。她走了，她依依不舍地走了。

任桂珍的学生何晓楠告诉我，7月30日那次获悉老师病危，她从地铁站直奔华山医院。看见遭受病魔残酷折磨的慈爱老师，双目紧闭，嘴唇苍白，呼吸微弱，不禁心痛欲裂。她轻轻走近病床，俯身贴近老师耳边说：“老师，明天我们要去演《江姐》了。”突然，任桂珍紧闭的双眼睁开了。这是奇迹啊！她已经昏迷多时了，是被《江姐》开演催场的铃声惊醒，还是“江姐”又要“冲破阵阵封锁线，战士飞向华山顶”？

春蚕到死丝不断

《江姐》规模宏大，人物比较集中，几乎每场都有“江姐”大段唱腔，不仅需要演员非凡艺术功力，还要有充沛体力支撑。1964年秋，空政文工团演出的时候，《江姐》由万馥香、蒋祖缙、郑惠荣、朱慧芬等4位演员，或两或三组合分场完成全剧。而1965年上海歌剧院开排《江姐》，任桂珍饰演“江姐”独挑全剧，最忙的时候，一个星期演七天，一天连演下午、晚上两场。因为没有B角，即使发高烧，也必须抱病出场，一年多时间连演五百场。她非但毫无怨言，还十分自豪。她非

常喜欢“江姐”这个人物，她深爱着这位党的女儿。任桂珍自己也是一位党的女儿。她对党无比崇敬与热爱，为党的英雄儿女歌唱，是她的渴望。当歌声成为自己的心声时，“音乐就是灵魂的完美表现。”舒曼这样说。

时间本身是一种承前启后。上海歌剧院先后涌现了六代“江姐”，后五代全由第一代“江姐”任桂珍精心培育。2013年，歌剧院决定复排《江姐》，剧中“江姐”的角色全院公开竞选，毕业于上海音乐学院的何晓楠、周琛荣幸入选。任桂珍接手指导第六代“江姐”的时候已八十开外，本应退休养老、尽享天伦之乐，她却抱病为扶持中国歌剧艺术的新人呕心沥血。

晓楠三年之前曾登门求教过这位大名如雷贯耳的老师。2010年，她自选歌剧《江姐》的核心唱段《我为共产主义把青春贡献》和《绣红旗》，作为个人毕业独唱音乐会的重要曲目。她未料老师开门的第一个问题，触及个人信仰：“你信不信这个事情？你相信，就做这件事儿。不相信，咱们就不扯这个事儿。”任桂珍说的“这件事儿”，就是指“江姐”为祖国解放奋斗、视死如归的英雄事迹。“我相信。”晓楠回答。任桂珍满意地点点头。

最近有篇报道说，上海瑞金医院护理阿姨吴春水工作26年，兢兢业业66岁“退休”了，医院病区特意举办欢送仪式，为她颁发纪念杯。

吴阿姨的欢送会，引起了老年朋友甚至是中年朋友的高度评价：这是一个礼遇劳动者（不论是正式工还是临时工），没有扬此抑彼的欢送会。呈现有形鼓励和褒扬的同时，亦带来无形的思考与研究：欢送会，能不能成为通则？在不再时兴开欢送会风潮下，有识之士一句“为退休职工举办一个欢送仪式不能消失”的提醒，仍然发人深省。而可以肯定的是，这个欢送会就是新时代的“目中有‘人’”尊重劳动者的思想政治工作的传统。它的出现是单位和社会对老年人一生劳动的尊重，更是体现了“荣休”之后的荣誉感的延伸，激发了老年人幸福地走向退休生活的活力。

人无贵贱之分，劳动更无贵贱之别，无论在何种趋势还是背景下，拒绝漠视人的尊严，拒绝淡化平凡的普通劳动。愿目中有“人”这个传统长留下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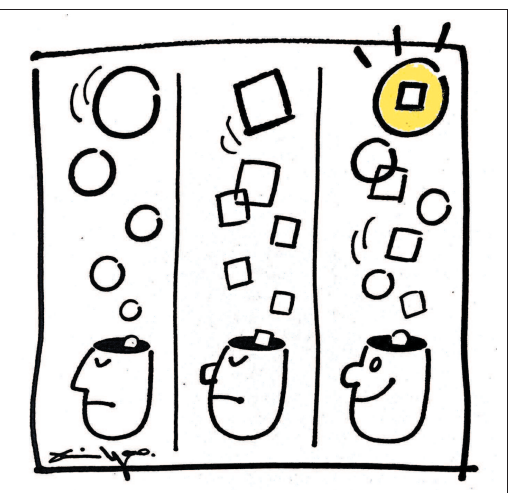
上世纪三四十年代，苏州弹词已流派纷呈，当时与徐调、薛调、蒋调、评调媲美而立的便是由张鉴庭开创的张调。

张鉴庭，生于1909年，无锡人。他自幼进入戏班，先唱绍兴大班，16岁学老旦与丑角，17岁拜弹词艺人朱咏春为师，艺名小麟童。张鉴庭最早弹唱《珍珠塔》《倭袍》，后来他想独创自己的看家书目，便将查卷本《一餐饭》（又名《双玉块》）改编成长篇弹词《顾鼎臣》，在苏浙农村演出小有名气，便想到上海滩一展鸿图，不料六赴申城，无功而返。张鉴庭便向润余社前艺人郭少梅、程鸿飞、夏荷生求教，郭少梅与他合演后遂段加以纠正，陆淦卿为张鉴庭改写唱词，夏荷生指导“踏勘”细节，使脱胎于夏调的张调有了新发展。张鉴庭又接受京剧老旦唱法并汲取蒋调优

点，终于在1939年8月7进沪上，在沧州书场一炮打响，名声大振。张鉴庭自1941年起与胞弟张鉴国搭档，“张双档”走红申城。张调代表作《顾鼎臣》讲明朝正德年间，首辅顾鼎臣告老返乡于昆山。他一日郊游，在小林庄路遇隐居于此的将门之子林子文一家，因下雨，他向林妻陆素贞讨茶，突然发现她与自己亡女面貌相像，遂认为义女。他走后，兵部尚书之子毛七虎遇见陆素贞，见其貌美而欲调戏，适逢林子文归，怒打毛七虎。这一幕正巧被昆山知县杨廷正师爷朱恒看到，以功架救了毛七虎。毛七虎返回府中顿生恶计，杀死账房陈荣，当晚移尸至林家，欲诬林子文杀人。县官杨廷正受贿，对林子文严刑逼供。堂下百姓不服，杨廷正便让朱恒在花厅约谈毛七虎。朱恒见毛七虎一味

蛮横，据理逐条驳斥，令毛七虎恼羞成怒。陆素贞无奈去顾府求救，书知父兄乃当朝相爷，顾鼎臣致书杨廷正，暗示林子文冤枉。杨廷正不知其诗之意，仍判林子文死刑。顾鼎臣修书京城，送信人因病耽搁时间，刑部已发文。幸得安乐王莫奈何见义勇为，请旨赶往昆山，赶在临刑前救下林子文，严惩毛七虎、杨廷正，维护正义的师爷朱恒代理知县。

张鉴庭除唱红《顾鼎臣》，另有《十美图》《秦香莲》及《林冲》等书目脍炙人口。可惜他只留下《十美图》（即二十回的《闹严府》，录于1979年），还有《钱秀才》中“颜大照镜”与《顾鼎臣》“花厅评理”、《林冲》中“怒斥贞娘”等几回书的录音。张鉴庭逝于1984年，余生亦晚，无缘当面请教张鉴庭，其说表艺术逸事，皆听其胞弟张鉴国



智慧快餐 郑辛遥 原创是金，联想是银。

她授艺从培育政治信仰开始，引导演员在排练过程中自觉接受英雄的思想熏陶；要求演员唱英雄、学英雄。去年，晓楠已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

舞台艺术的表达是演员一种体验的能动反映。然而，晓楠与周琛当时都是年方30左右，距离“江姐”浴血奋斗的年代甚远。如何准确表现人物在特殊环境里的心理活动，是任桂珍最担心的难题。在歌剧院的排练厅在四楼，没有电梯，任桂珍让女儿搀扶着，一步一步走进四楼排练厅启发演员，帮助体验。每次演出，她总要坐在观众席里，细细观摩，评判表演，或在现场，或回

家当夜通过电话与两位“江姐”交换意见。有时候在第二天一早，电话“传唤”晓楠与周琛到她家“抠戏”。

有一次，周琛在第二场演唱“哭老彭”时，情绪失控。老师帮她细细分析人物：看到自己的爱人被杀，应该痛不欲生，但毕竟是在白色恐怖的敌占区，如果放纵自己的悲情就会被敌人发现。所以在表演的时候要有所控制，随剧情发展快速收住情绪。这样恰恰可以表现一位共产党员的大义与成熟。这种情感的控制本身，就有震撼的艺术力量。按老师的指点，周琛一步步走进人物的内心世界。以后，她在台上表演“哭老彭”这个唱段，总是赢来满堂彩。

苍劲有力说张调

——《顾鼎臣》赏析 曹正文

《江姐》是一部大型民族歌剧。晓楠与周琛在音乐学院都是学民歌唱法的，应该是“对路”的。但是“江姐”的许多唱段，特别是表现为共产主义理想奋斗终生的决心，很多唱词在高音区运腔。任桂珍要求晓楠与周琛掌握一些西洋的唱法。任桂珍的爱人饶余鉴先生曾在意大利深造声乐艺术十多年，经他辅导，晓楠与周琛的民族唱法揉进了意大利美声唱法，两位的声音挺地竖了起来，高音区的唱腔更挺拔了，声情并茂地塑造了“江姐”所向无敌、坚不可摧的凌云壮志。任桂珍的家是第六代“江姐”深造的一间课堂。

晓楠老家在抚顺，周琛是个川妹子，她们俩都在上海举目无亲，任桂珍的家就是她们的温暖港湾。每次上她家排练、交流之余，总是一起吃吃喝喝，嘻嘻哈哈，亲如一家。临走，还要带上水果、糕饼等。

朱复戡是一位名扬海外的艺术家，留下了许多艺坛佳话，为人所津津乐道。上世纪八十年代，朱复戡与我闲聊中言及一件往事：当年法国霞飞将军来上海参加霞飞路（今淮海中路）揭牌仪式时，是他担任霞飞的翻译。

朱复戡早年就读于上海中法学校，通晓法文，上世纪20年代初游学法国学习西画，其间结识了一些法国名流，包括霞飞，故霞飞在1922年3月来沪参加以他名字命名的霞飞路揭牌仪式时，点名要朱复戡担任翻译。

霞飞路供事 冯寿侃

这段佚事想必知者寥寥，可供有关人士参考也。

以前文人写诗、写文章，不像现在这样，向报社投稿，赚一点稿费，而是“利市”（交易），也叫卖文或是卖画、卖字，比如给人写一篇文章，画一幅画，写一幅字，要付“润格”或“润笔”，现在叫稿酬，包括真金白银，也有布料、车马，等等，一手交钱，一手交“货”。韩愈给人写一篇墓志铭，收入很可观，相当于现在万把块钱。这样的文人，光写不卖，藏之名山，哪来钱养家糊口？这是古代文人的价值观念。但也不是两眼只认得钱，实在没钱求文求字画，不用付润格，文章或字画也给你，算是帮个忙。愿意花重金买来收藏、鉴赏的，也不乏其人。

司马相如卖酒之外，也卖文，他写的赋，很有市场，连汉武帝都喜欢读。但价格比较高，他还写得慢，字斟句酌，讲究质量，要买得排号等候。苏东坡的字好，因为政见不同，被朝廷封杀，有人出钱和羊肉作为交换，收买苏东坡的片纸只字。

“润格”这个不成文的“稿费制度”，起源很早。吕不韦组织写作班子，编了一本《吕氏春秋》，在城门口贴一告示：凡有挑出一错字者，赏千金。现在叫审校费，千金已属重赏。可能是一种宣传，让大家知道《吕氏春秋》出版了，欢迎大家挑错，跟现在网上公示差不多。

文人投稿，是报纸有了副刊以后的事，“润格”大抵不如“利市”的高价，有的文人不屑于此，仍以卖文为生，甚至代写书信。过去广州茶楼有写稿专业户，沏一杯茶，一天下来，能写几篇文章，发给几家报刊，赚几个“润格”，解决生活问题，

就在这次住院之前，任桂珍还在跟两位学生探讨表演艺术。她退休之后直到接近九十高龄，对艺术的热烈追求始终不断，对艺术人才的倾情培育始终不断，对政治信仰的深情传输也是始终不断。

我耳边响起了任桂珍在《江姐》舞台上那一段动人的告白：“春蚕到死丝不断，留赠他人御风寒。蜂儿酿就百花蜜，只愿香甜满人间。”这是绿叶对根的情意，这是一位共产党员对使命的庄严承诺。

朋友问我在做什么？我说在做书。见朋友惊讶，赶紧解释：做的是微信书。啥叫微信书？这里，稍作介绍。我把在微信“朋友圈”里发的文字和图片，整理打包交给制作公司，他们会提供多种版式供你选择，待选定，便可在几分钟内将全书编排出来，交你审阅，任你修改。一旦确认，之后便是制作公司的事了，印刷、装订、寄发，一应事务毋须我亲力亲为。进程快捷，一般五天内快递到手，成为世上独一无二的一份书。

我是从2014年开始用微信的，平日喜欢在“朋友圈”交流读书心得，结伴观影、展览；或邀朋友欢聚，游名胜古迹，聊天南海北，品尝美食，晒美景美图。久而久之，将微信当日日记写，每天做了点啥？看了、拍了啥？如何“我思故我在”？——照录于微信。但与常规日记不同的是图片特别多。都说当今乃读图时代，我喜好摄影，自然出片多，而既往日记难以容纳的难题，微信却能轻而易举地解决。而微信书则将一切过程悉数记录。譬如今年疫情暴发，我把第一季度的微信编辑一册，取名《风云》，让全民抗疫的感人过程定格于微信书。

微信书也是人生记载。我们都是平头百姓，每天生活于“平凡的世界”。我每天记录的好似流水账，看似意义不大。不过，有朋友读后说：平头百姓的生活就是要平实，追求的便是衣食无忧、身体健康、心情舒畅。是呀，我们整个人生不就是在平凡、平实却又自认不平实的日子里一天一天、一程程流淌过来的？我记录，我拍摄，我关注，日积月累，便完成了17册微信书，书架上齐整一排，自己看着都生出了小小的成就感。

做微信书也有讲究。毕竟自己非编辑出身，开始做书不懂图文占比和编排，譬如把照片排小了，版面局促了，最初甚至照片侧翻都不知如何纠正。一遍又一遍，真没想到，退休的我“临老学吹打”，居然做起了编辑活。先是按照制作公司的版式亦步亦趋，继而，不满足啃别人的馍，干脆按自己的审美观做书，例如今年最新一册（2020.7—8），多是我各处摄荷的描述和满意的荷花照片，我便以在松江醉白池拍摄的荷花做封面，并题名《清莲》。今年，我还做了一本摄影专辑《好大一棵树》，全部印制大幅照片。想想以往只有摄影家才能出版的摄影集，而如今，我等摄影爱好者只要愿意，也能做出体现自我审美意图，图像清晰，装帧精美的作品集了。呵呵，好不欢喜！

我准备接下来按拍摄内容做《梅花集》《牡丹集》《苏州园林》《甘南游踪》等摄影专辑。当然，每年五六册微信书的制作则雷打不动。

虽然跟古代文人“润格”相差很远，但也算聊胜于无。最近听说国外一家出版社，有个花名册，凡是上了他们这个名册的，就是他们重点出版对象，免费出版，稿费优厚（每千字2000美元以上）。只重名头，不一定发如意财。有位老兄很有才华，不知怎么没上那个洋册子，他寄稿子去，人家一查，没有人正册，要求先拿钱后签约，一言堂，否则原稿退回。洋小姐很意气，说倘若都来者不拒，编辑吃什么？这位仁兄反唇相讥：你何不拿着名单逐个上门要饭去？

现在的“稿酬”，就没“利市”味道那么浓，不是文人自己开价，想要多少就是多少，而是顾主愿给你多少就是多少，取舍标准不同，“润格”标准也不同，到头来，究竟是谁赚谁的钱，真有点说不清了。至于地球上有些报刊的“润格”，多的少的，给的不给的，几个铜板也有拿得出手的，令文人黯然神伤。文人生态，因此也就五花八门，走韩愈等前辈的路，到处讨生活的有之，给人当私人秘书，写家谱，写请帖，写联帖，字画应酬，代写书信……的有之，生就一副傲骨，挂笔隐居，不为五斗米折腰的也有之。

洋出版社的名册，也非发财的路子，即使有路，漂洋过海，那银子是向险处求的。写写短文寄给报社，得点盒饭钱，蛮有幸福感，但有时望眼欲穿，就像孔乙己，拖欠咸亨酒家的酒钱，也是有的。虽不足五斗米，倘像广州茶楼的写稿人，那就难以维持生计，连茶钱也付不起了，遑论盒饭。

“润格”杂谈 刘克定



我做微信书

潘修范

雅玩